

蒙古王妃三娘子

赵萍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蒙古王妃三娘子

赵萍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王妃三娘子 / 赵萍著.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555-0747-5

I. ①蒙… II. ①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0951号

蒙古王妃三娘子

作 者	赵 萍
责任编辑	董美鲜 于丽慧
责任校对	贾玉梅
装帧设计	马慧茹
封面绘图	王忠仁
封面题字	郭瑞金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邮编 010010
电 话	(0471)2236471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呼和浩特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420 千
印 张	23.75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0747-5
定 价	5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一、奇异的胎梦·····	1
二、慈父严母·····	8
三、目睹杀戮·····	17
四、结缘汉文·····	24
五、幼年丧父·····	32
六、被迫联姻·····	45
七、送亲·····	53
八、别离家乡·····	61
九、土默特之夜·····	70
十、厌恶战争·····	78
十一、新生活·····	86
十二、情窦初开·····	94
十三、梦醒·····	101
十四、私奔·····	110
十五、偶遇·····	117
十六、隆重的婚礼·····	125
十七、认命·····	134
十八、情郎娶亲·····	140
十九、才华初展·····	149
二十、与夫西征·····	157
二十一、重返家乡·····	166
二十二、把汉那吉出走(上)·····	174
二十三、把汉那吉出走(中)·····	184
二十四、把汉那吉出走(下)·····	193
二十五、议和·····	202

二十六、参政·····	210
二十七、三娘子·····	217
二十八、一克哈屯的遗言·····	223
二十九、兴建库库和屯(上)·····	231
三十、兴建库库和屯(下)·····	237
三十一、初恋曝光·····	243
三十二、挨打·····	252
三十三、青海迎佛·····	261
三十四、真相·····	268
三十五、辛爱逼婚·····	276
三十六、合婚·····	284
三十七、流言蜚语·····	290
三十八、觉醒·····	295
三十九、大板升之战·····	301
四十、劝和·····	310
四十一、忠顺夫人·····	318
四十二、重燃爱火·····	325
四十三、化解危机·····	333
四十四、洮河之乱·····	339
四十五、丧子·····	348
四十六、王位之争·····	357
四十七、含恨而终·····	362

一、奇异的胎梦

清晨,被雨水冲刷了一夜的哈密草原,碧绿闪光的草儿在微风中摇摇曳曳,远远望去,仿若一望无际、波光粼粼的海洋。嫩嫩的草叶下,红色的山丹花、蓝色的马兰花、紫色的薰衣草、白色的满天星、黄色的金莲花……有的含苞待放,有的花蕾初绽,有的迎风怒放,一丛丛、一簇簇,红的似火、白的似雪、黄的似金……被吸引而来的五颜六色的蝴蝶,一会儿翩翩飞舞在空中,一会儿又竖起双翅飘落在花朵上,分不清是蝴蝶变成了花朵缀在枝头,还是花朵生出了翅膀飞了起来,又引得朵朵鲜花竞相争艳,芬芳四溢。

瓦刺克尔古特部的首领玛尼明阿图站在齐膝的草丛中放目远眺。他看到雨后天晴的早晨,湛蓝的天空比平时更加遥远而深邃;变幻莫测的云朵,在蓝天的衬托下显得更加洁白,或在空中飘浮,或在山巅流动。山顶蓄积着常年冰雪的扎拉满罕山,漫山遍野、波涛似的林海,更加郁郁葱葱,犹如一位身着碧袍的白发老人端坐在阳光下。山腰间盘旋的雄鹰挥舞着矫健强劲的双翼,忽然一振翅膀飞过最高的山巅,那褐色的翅膀,几乎擦着了山巅上飘动的白云。

玛尼明阿图感到一切是那么清新、活跃,到处充斥着蓬勃向上的生机。他闭上眼睛,贪婪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顿时感到自己也神清气爽了。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那些悄然飞旋的蝴蝶不见了,五彩缤纷的鲜花也失去了踪影,只留下孤零零的碧草。他诧异地四处寻找,突然看到一团红色的东西从草丛底下缓缓升起,直跃出青草的梢头。

玛尼明阿图好奇地向那团红色走去,原来是一朵山丹花。他小心翼翼地折下山丹花仔细端详。这朵花比一般的山丹花更大、更鲜红,每片花瓣都水灵灵、红艳艳的,只可惜,其中的一片花瓣上有着一个醒目的黑斑。

就在他凝神观赏着这朵花的时候,耳畔突然传来呼呼的风声,还未等他反应过来,不知什么东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他手中夺去了那朵山丹花。他急忙抬起头来,看到一只庞大的苍鹰,嘴里正叼着那朵山丹花,挥舞着双翼盘旋在他的头顶上,用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嘲弄地看着他。玛尼明阿图跳跃着试图夺下那朵花,雄鹰却忽上忽下、忽远忽近,似乎在故意戏弄着他。

忽然,苍鹰一振翅膀向扎拉满罕山飞去,玛尼明阿图撒腿就追,他跑啊跑啊,眼见就要追上的时候,苍鹰瞬间没有了踪影。玛尼明阿图气喘吁吁地四下寻找,发现自己竟站在悬崖峭壁上。他惊恐地向后退了几步,长长

地吁了一口气,正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那只苍鹰又盘旋在他的面前。苍鹰一声长啸,嘴里叼着的山丹花向悬崖下跌落下去,玛尼明阿图急忙去抢花,突然一脚踩空向悬崖下坠去……

睡梦中的玛尼明阿图“啊”地大叫一声坐起身来,仿佛刚刚停止了百米冲刺一样,累得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惊魂未定地向四处看看,佛龕、方桌、纯银的马鞍……毡房内一切如故,原来只是做了一个梦。

他眼前又闪现出梦境中的情景,那朵山丹花、那只苍鹰,他不明白梦中的自己为什么会拼命地想保护那朵花,难道是长生天在暗示着什么吗?

他用手擦擦额头上细密的汗珠,屏住呼吸仔细地倾听。毡房外,与往常一样,人们的吆喝声、狗的汪汪声、马的嘶鸣声、牛的哞哞声、羊的咩咩声,此起彼伏,合奏成一曲黎明交响曲。

玛尼明阿图为自己的多虑哑然失笑。“依然是一个祥和美好的早晨,不是吗?”他一边想着,一边起身穿衣。

刚梳洗完毕,布日玛就像和玛尼明阿图约好了似的,恰到好处地用托盘端着奶茶、奶食品和手把肉进来了。她将托盘上的食物一一放在桌子上,在一个银碗中倒入奶茶,然后将双手置于腹部,一言不发地站立在一侧,看着身材魁伟、英俊彪悍的玛尼明阿图。

玛尼明阿图走到桌前,端起银碗行了德吉礼(蒙古人喝早茶前,男人要将第一碗茶敬献于天地、诸神及祖先,即早茶之德吉),然后坐到桌前,左手拿起一块手把肉,右手拿起一把镶有宝石的银柄蒙古小刀,将手把肉切成片放入茶碗,又拿起几小块奶皮放进茶碗。布日玛往茶碗中倒上热腾腾的奶茶,玛尼明阿图用银勺搅拌了几下,端起碗喝茶。

玛尼明阿图一边喝一边问旁边的布日玛:“吉格肯怎么样了?”

吉格肯是玛尼明阿图的妻子,是一个美丽、温柔而又贤惠的女子,已经为玛尼明阿图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奥巴岱今年七岁,次子呼鲁格齐四岁。夫妻俩非常恩爱,为此,玛尼明阿图再没有娶别的女人。蒙古人以多子多孙为福,吉格肯也希望玛尼明阿图能够多子多孙,一再劝说玛尼明阿图再娶别妻,但玛尼明阿图对吉格肯情有独钟,无论吉格肯怎么劝说,玛尼明阿图就是不肯。如今,吉格肯又身怀六甲即将临盆,所以,每天早晨,玛尼明阿图都会向布日玛询问妻子的情况。

布日玛是吉格肯的陪嫁侍女,年近四十的她,由于长年的辛劳,略有些驼背。黝黑的脸上,一双褐色的眼睛总是闪着镇定而温暖的光芒,凹进去的两颊当中,鹰嘴似的鼻尖快要触到厚嘟嘟的上嘴唇了。她与吉格肯从小一起长大,情如姐妹,虽然相貌有些丑陋,但对吉格肯的那些孩子们却异常

疼爱，所以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嬷嬷。

玛尼明阿图也从不把忠心耿耿的布日玛当仆人看，因此询问妻子的时候，就直呼妻子的名字。

自从陪嫁过来以后，她亲自照顾玛尼明阿图和吉格肯的饮食起居，虽然主人对她很好，其他仆人也都很敬重她，但她却明白自己的身份，因而恭恭敬敬地答道：“阿噶（蒙古人对首领或官员妻子的尊称）昨晚肚子疼了一夜，直到天明前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玛尼明阿图放下茶碗站起身，急切地说道：“为什么不早点来告诉我？我去看看她。”

布日玛阻拦道：“主人不要着急，先喝茶吧，我看阿噶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生的。现在其其格在照顾着她，您就放心吧。”

玛尼明阿图复又坐下，笑道：“这个捣蛋鬼，还没出生就让他阿妈开始遭罪了。”

布日玛也笑道：“谁说不是呢，看来又是一个小勇士，不然怎么会这么不安分呢。”

玛尼明阿图匆匆喝完茶，站起身向毡房外走去。布日玛看着玛尼明阿图的背影笑了笑，将桌上剩余的食物重又装到托盘里，端着托盘走出毡房。玛尼明阿图刚走到吉格肯的毡房前，就与从吉格肯的毡房中匆匆跑出来的其其格撞个满怀。布日玛看到其其格匆忙的样子便知有情况，小跑几步来到吉格肯毡房前。

其其格看到玛尼明阿图时急忙行礼，玛尼明阿图摆摆手阻止了她，急切地问道：“怎么了？”

其其格焦急地说：“阿噶可能要生了，我正要去找布日玛嬷嬷呢。”

其其格今年十八岁，长得眉清目秀的，父母早亡，由体弱多病的奶奶抚养长大。吉格肯见这祖孙俩可怜，就将她带到身边做了侍女，与布日玛一起侍奉吉格肯。她和吉格肯的孩子们一样，管布日玛叫嬷嬷。

玛尼明阿图掀开门毡进入毡房，急急赶来的布日玛对其其格道：“你快去找接生婆来。”然后将手中的托盘递给其其格，急忙进入毡房。

床榻上的吉格肯因为疼痛满头是汗，但是她隐忍着不吭一声。玛尼明阿图走到床榻前关爱地看着吉格肯，却不知所措，只能无言地握住吉格肯的手。吉格肯看到玛尼明阿图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布日玛麻利地取出接生用的物品和包裹孩子用的毯子放在床榻边，走出毡房捅开火烧了一锅开水，然后又走进毡房。

布日玛对玛尼明阿图说：“主人，您该离开了，女人生孩子男人是不能

留在这儿的。”

玛尼明阿图的到来似乎使吉格肯的疼痛缓解了，她对玛尼明阿图说：“你去吧，等着迎接我们的孩子吧。”

说话间，其其格带着接生婆走了进来。接生婆向玛尼明阿图行礼，玛尼明阿图招手道：“快来看看阿噶吧。”

玛尼明阿图站起身，接生婆走到床榻前坐下，伸手摸摸吉格肯的肚子，然后对玛尼明阿图道：“阿噶就要生了，您先出去吧。”

玛尼明阿图深情地看一眼吉格肯，用力握一握她的手，然后站起身依依不舍地向毡房外走去。

接生婆简短地命令道：“热水、刀、马奶酒、毯子。”

布日玛将这些物件一件一件摆放在接生婆够得着的地方，然后默默地坐在吉格肯身旁握住吉格肯的手。

毡房外，玛尼明阿图搓着双手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不一会儿，他又驻足在毡房门前侧耳聆听，浓密的双眉紧紧锁在一起，褐色的脸上写满了担忧。

玛尼明阿图的两个结拜兄弟图鲁和克舍，带着几名侍卫牵着马向玛尼明阿图的毡房走来。他们看到在吉格肯毡房门前徘徊的玛尼明阿图，加快脚步向玛尼明阿图走来，性情直爽的克舍一边走，一边挥手喊了声：“大哥！”

图鲁和克舍的父亲，是玛尼明阿图父亲的门户奴隶。成吉思汗的第十五世孙达延汗再次征伐瓦剌的时候，为了救玛尼明阿图的父亲，图鲁的父亲战死了，克舍的父亲身负重伤，导致终身残疾。于是玛尼明阿图的父亲收养了图鲁和克舍，把他们当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抚养，并封他们为千户。他们与玛尼明阿图从小一起长大，由同一个师傅教他们骑马射箭，同一个老师教他们读书识字。在玛尼明阿图十六岁那年，他们三人歃血为盟，折箭为誓，发誓要患难与共，不离不弃。四十年来他们一直亲如兄弟，因此，图鲁和克舍一直称呼玛尼明阿图为大哥。

听到克舍的喊声，玛尼明阿图转过身来，微笑着看着他们，待他们走近才问道：“你们怎么来了？”

克舍抢着答道：“我们在大帐等不到大哥，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就赶紧来找你了。”

玛尼明阿图抬头看看天色，说道：“哦，是该去巡视牧场的时候了。”

每天巡视牧场是玛尼明阿图定下的规矩，也是他和图鲁、克舍每天必做的事情，风雨无阻。

沉稳细心的图鲁见玛尼明阿图神色异常,就问道:“大哥,怎么了,是不是真发生什么事了?”

玛尼明阿图回答道:“没什么事,就是吉格肯要生了。”

图鲁关切地问道:“你是在担心大嫂?”

克舍急忙安慰道:“嗨!大嫂也不是生第一胎,长生天保佑,她一定会没事的。”

玛尼明阿图拍拍克舍的肩膀,又看看毡房的门,说道:“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总是很担心,也许是年龄大了的缘故吧。”

这时,传来了女人们的笑声,玛尼明阿图、图鲁和克舍循声望去,看到图鲁的妻子乌力罕和克舍的妻子阿日娜有说有笑地向这边走来,图鲁和克舍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乌力罕和阿日娜也看到了毡房门前的三个男人,于是加快脚步来到他们面前,心直口快的乌力罕问道:“你们怎么没去巡视牧场,站在这里干什么?”

图鲁受玛尼明阿图的影响,也是一脸的担忧,看着妻子答道:“大嫂马上要生了,大哥不放心。”

乌力罕这才发现玛尼明阿图和丈夫脸上的神色有些不对,于是笑道:“女人生孩子又不像下羔子那么快,你们站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吧。大哥不用那么担心,这儿有我和阿日娜呢。”

文静内向的阿日娜也笑着对玛尼明阿图说:“你们去忙吧,等大嫂生了,我立刻派人去通知你们。”阿日娜说完就拉着乌力罕一起进入吉格肯的毡房。

图鲁看了一眼玛尼明阿图说:“如果大哥不放心就在这儿守着吧,我和克舍兄弟去就可以了。”

玛尼明阿图犹豫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说道:“也好。”

图鲁和克舍刚要离去,毡房里传来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声,玛尼明阿图立刻眉开眼笑地对图鲁和克舍说:“生了生了。”

这时,其其格走出了毡房,向玛尼明阿图屈膝行礼道:“恭喜诺延,长生天保佑,阿噶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孩,母女平安。”

玛尼明阿图兴奋地抓住其其格的双臂问道:“是女儿吗?”

“是的,诺延。”其其格看出了玛尼明阿图的兴奋,也愉快地回答道。

玛尼明阿图双手举过头顶匍匐在地说:“感谢长生天,请保佑我的女儿吧。”玛尼明阿图祈祷完,起身疾步走进毡房,虽然听到了图鲁和克舍祝福的声音,却顾不得应答。

阿日娜抱着刚出生的小婴孩站在床榻前，乌力罕站在一旁，两人都低着头，笑咪咪地看着襁褓中的孩子，看到玛尼明阿图进来，乌力罕抢先笑着恭贺道：“恭喜大哥！”

阿日娜也微笑着说道：“恭喜大哥，长生天送给你一个漂亮的女儿。”

玛尼明阿图冲阿日娜和乌力罕笑一笑，目光转向床榻上的吉格肯。

吉格肯虚弱地躺在床榻上，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是的，能为心爱的人生儿育女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玛尼明阿图一个箭步跨到床榻边，握住吉格肯的手，没有一句话，眼里全是爱怜。相爱的人不需要语言，有时一个眼神一个动作，足以表达所有的情感。

阿日娜走到玛尼明阿图身边，将小婴孩递到玛尼明阿图面前说：“大哥，快来看看你美丽的女儿吧。”

玛尼明阿图松开吉格肯的手站起身来，阿日娜将孩子送到玛尼明阿图的怀中说：“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婴儿呢。”

玛尼明阿图轻轻地接过这个柔软的婴孩，伸手打开遮在孩子脸上的毛毯，露出一张粉雕玉琢般的小脸。小婴孩闭着眼睛，小嘴不停地蠕动着，脸颊上似乎粘着一粒尚未拭去的干涸的血渍。玛尼明阿图用拇指轻轻地抚摸着婴孩的脸颊，企图抹去那粒血渍，却发现这是一颗黑痣。看到黑痣，玛尼明阿图脑海中立刻涌现出梦境中那朵带有黑斑的山丹花，想起了梦中的苍鹰、悬崖……

玛尼明阿图心中一颤，难道这就是老人们常说的胎梦吗？如果山丹花象征这个孩子，那只苍鹰和悬崖又代表着什么？这个梦在向我暗示着什么呢？

玛尼明阿图一边痴痴地看着小婴孩，一边胡思乱想着，嘴里却喃喃说道：“我的女儿，阿爸一定会保护你的。”

阿日娜走到吉格肯床榻边坐下，伸手握住吉格肯的手说：“看来大哥更喜欢女儿啊，奥巴岱他们出生的时候，大哥可不是这样的。”

阿日娜的话打断了玛尼明阿图的思绪，他依然一眼不眨地看着怀中的女婴说：“是的，我喜欢女孩，我一直希望能有一个像吉格肯一样聪明、温柔、乖巧的女儿，感谢长生天，如今让我如愿了。”

乌力罕也走到床榻边，笑着对吉格肯说：“听听，大哥对你一往情深，真让人羡慕啊！”

吉格肯有些不好意思，苍白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晕。她用胳膊撑着身子靠在床榻上，伸手撸撸散乱的头发，将充满柔情的目光投向玛尼明阿图。

“给我们的女儿起个名字吧。”吉格肯说。

玛尼明阿图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乌讷楚，就叫乌讷楚，我温柔的女儿。”

玛尼明阿图说完走到床榻边，阿日娜起身站在一侧，玛尼明阿图抱着女儿坐到床榻边。

“乌讷楚，温柔的意思，嗯，好名字。”吉格肯探起身看向襁褓中的女儿，“乌讷楚，乌讷楚，阿爸给你起名叫乌讷楚。哦，哦，你能听明白吗？”吉格肯力图用女儿能听得懂的语言和女儿说着。

阿日娜走到乌力罕身边，笑道：“乌讷楚，嗯，这个名字好听。大哥脱口而出，看来早就想要一个女儿了。”

玛尼明阿图吻吻女儿的额头，笑道：“呼鲁格齐出生的时候我就希望是个女儿，那时就想好这个名字了。”

吉格肯惊讶地问道：“啊，那时你就想要一个女儿啦？我还以为男人都喜欢儿子呢。”

“只要是你为我生的孩子，不管男女我都喜欢。下次你再为我生一个儿子我还是喜欢。”玛尼明阿图笑嘻嘻地说。

“又胡说。”吉格肯抬头看看乌力罕和阿日娜，羞涩地低下头，低声说道：“都这个岁数了还口无遮拦，也不怕乌力罕和阿日娜笑话。”

说笑间，布日玛端着一碗奶油走到玛尼明阿图面前，要玛尼明阿图将这个新生的小婴儿行“米拉礼”（由长者将奶油或牛奶涂抹在一些需要祝福的新生事物上，以此祝愿吉祥如意的礼俗）。玛尼明阿图用右手食指蘸起一点奶油涂抹在女儿的额头上，说道：“阿爸希望你能够健康、快乐、茁壮地成长。”

行完米拉礼，阿日娜与乌力罕、接生婆向玛尼明阿图和吉格肯告辞，布日玛将她们送出毡房。玛尼明阿图抱着女儿在毡房里转来转去，仔细端详着她，自言自语道：“看看她的眼睛，虽然闭着，眼缝却这么长，将来一定是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再看她这挺挺的鼻子，棱角分明的小嘴，还有这饱满的额头，女儿长大了一定是一个既美丽又聪明的女孩。”

吉格肯靠在床榻上微笑地看着地上的父女俩，听玛尼明阿图喃喃自语，不由笑道：“哪有这样夸自己的孩子的，刚出生的孩子能看出什么啊。”

吉格肯嘴上虽然这样说着，心里却洋溢着幸福。她觉得这个生命的降临，使整个毡房充满了温馨，充满了爱的味道。

二、慈父严母

玛尼明阿图一看到乌讷楚脸上那颗黑痣,就会不由得想起那个梦境。他总觉得这是长生天对女儿命运的暗示,好多次他想把这个梦境告诉吉格肯,让她帮自己想想这个梦到底暗示着什么,但一想到自己掉下悬崖的情景,后背就会有一股寒气窜了出来。他尚且如此,如果吉格肯知道了,一定也会像自己一样担忧。因此,几次话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他极力抑制着自己不去胡思乱想,可是他对女儿的担忧却日益加深。

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玛尼明阿图只要一有空就会过来抱着女儿咿呀咿呀地说个不停。在乌讷楚六个月大的时候,玛尼明阿图就抱着她给她讲故事。

吉格肯笑话他说:“你给她讲那些做什么,她能听懂什么。”

对吉格肯的取笑,玛尼明阿图充耳不闻,依然抱着乌讷楚喋喋不休地讲个不停。

乌讷楚一岁多的时候,就不再黏在父母身上,她总是一个人翻这看那的,她似乎对一切都充满好奇,能用她的小手将毡房内翻得凌乱不堪。布日玛笑着对吉格肯说:“这个孩子跟奥巴岱和呼鲁格齐不一样,平时也不哭不闹,一个人蒙着头瞎害。”吉格肯偶尔会严肃地训斥她几句,而玛尼明阿图则说:“随她去吧,只要能满足她小小的好奇心就可以。”

乌讷楚开始能简单地蹦出一些话语,说得最多的就是“不要”,不管谁要抱她或者和她说什么,她总是说“不要”。而只有玛尼明阿图说要抱一抱的时候,乌讷楚才会灿烂地笑着点头说“嗯”,然后赖在玛尼明阿图的怀里。玛尼明阿图用胡子扎她的小脸,她就咯咯地笑着揪玛尼明阿图的胡子。吉格肯总是笑着抱怨玛尼明阿图会宠坏了这个女儿,可这样的女儿无法不让玛尼明阿图疼爱。

明媚的阳光驱散了笼罩在克尔古特部上方的薄雾,喝过早茶的牧人们,拎着奶桶进入圈栏为那些马、牛、羊挤奶。憋了一晚的马、牛、羊,看到主人都围拢过来,亲昵地蹭着主人,等待主人为它们解除困扰。

挤完奶,牧人们将盛有鲜奶的奶桶拎回毡房前,将羊奶和牛奶分别倒入木制的大奶桶中,用来制作各种奶食品,将马奶装入一个挂在向阳处的大皮囊中,制作马奶酒。

以畜牧业为主的蒙古人,生活所需品皆来自于牲畜,牲畜的皮毛不仅可以制成衣服、鞋帽,蒙古包、褡裢、绳索等物资也都是用牲畜的皮毛来制成。

牲畜的肉和奶,就成了蒙古人最主要的食物来源。为了更好地储存这些食物,蒙古人就将牲畜的肉制成干肉,鲜奶做成各种奶食品,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储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迁徙、过冬、战争之需。而马奶酒不仅能驱寒,而且能够舒筋活血,因此成为牧人们的最爱,家家户户一年四季都备有马奶酒。

玛尼明阿图家也不例外,布日玛侍奉玛尼明阿图和吉格肯喝完早茶后,就背着两岁多的乌讷楚来到毡房前,开始制作奶食品。

布日玛双手握着搅奶棒不停地在奶桶中搅拌着,额头渗出密密的汗珠。搅拌了一会儿之后,她抖抖身后的乌讷楚,用手挡在额前抬头仰望了一下,见天气晴好,转身进入毡房端出一个木托盘,托盘里放着已经做好的大小不一的奶酪。

布日玛将木托盘的一头顶在毡房边上,一头靠在腰上,将奶酪一块一块整齐地摆放在毡房顶上。可是,被绑缚了一早的乌讷楚已经失去了耐心,不甘心被继续绑在布日玛的背上,就不停地挣扎着,拍打着布日玛的后背,嘴里嚷嚷着:“下来,下来。”乌讷楚搅得布日玛无法干活,只好将她放下来,叮嘱她在一旁看自己干活不许乱跑。

待布日玛将奶酪全部摆放到毡房顶上后,一转身,发现乌讷楚竟不见了踪影,立刻惊出一身冷汗。她不敢惊动再次怀孕的吉格肯,急忙放下手中的托盘,与侍女一起悄悄寻找。

玛尼明阿图正在大帐与图鲁、克舍,以及其他一些千户一起议事,大帐的门毡被掀起一条缝隙,乌讷楚像一只小羔羊一样,用头顶开门毡进入大帐,用稚嫩的声音喊了一声“阿爸”。

玛尼明阿图惊讶地站起身走到乌讷楚身边抱起她,问道:“你怎么来了,谁和你一起来的?”

乌讷楚搂住玛尼明阿图的脖子说:“我想阿爸了。”

玛尼明阿图轻轻拍拍乌讷楚的后背,又问道:“你一个人来的吗?”

乌讷楚松开双手,揪着玛尼明阿图的胡子,笑着点点头。

玛尼明阿图亲亲乌讷楚的小脸,抱着乌讷楚坐回到首领的位置上。

克舍笑道:“这孩子太聪明了,这么点个小人儿就能一个人找到这儿来。”

这时,布日玛找到玛尼明阿图的大帐来,当她看到玛尼明阿图怀中的乌讷楚时,用手拍着胸脯松了一口气,说道:“吓死我了。”

布日玛走到玛尼明阿图面前伸出手,对乌讷楚说:“走,跟嬷嬷回去。”

乌讷楚躲向玛尼明阿图怀中,摇头说:“不!我要阿爸。”

玛尼明阿图笑着对布日玛说：“你回去吧，就让她待在我这儿吧。”

从此，乌讷楚经常出现在玛尼明阿图的大帐，玛尼明阿图和各部首领们一起议事的时候，她就静静地坐在玛尼明阿图的怀中，小眼睛滴溜溜地追随着每一个发言的人，脸上的表情也随着他们议论的话题时而严肃，时而笑逐颜开。议事结束后，乌讷楚就打开了她十万个为什么的匣子，不停地向玛尼明阿图提问，玛尼明阿图则耐心地向她一一解答。

玛尼明阿图不仅在议事的时候抱着乌讷楚，就是在巡视牧场的时候，也总把她抱在怀里，给她讲解蒙古人如何选择牧场，为什么会有冬营盘和夏营盘的区别，讲解牲畜的成长规律，讲授如何训练骏马。玛尼明阿图讲完这些之后，就会带着她策马驰骋在草原上。他喜欢让她的小手和自己一起握住缰绳，喜欢看到她像一个训练有素的骑手，手握缰绳的样子。而乌讷楚也非常喜欢和阿爸同乘一骑驰骋在草原上，当呼呼的风从耳边掠过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在草原上自由地飞翔一般。

从乌讷楚出生到现在，图鲁和克舍目睹了玛尼明阿图对乌讷楚超乎寻常的慈爱。这一日，他们随玛尼明阿图一起巡视牧场，又看到玛尼明阿图爱女心切的情景，不由相视一笑。

他俩的表情没有躲过玛尼明阿图的眼睛，玛尼明阿图问道：“你们笑什么？”

克舍笑着说：“大哥，你好像第一次做父亲一样，看看你对乌讷楚的疼爱，就像得到了一件稀世珍宝。”

图鲁和克舍有一样的想法，因此微笑地看着玛尼明阿图，等着他回答。

玛尼明阿图微微一笑，用下颌轻轻抚摸着乌讷楚的头发说：“是啊，她就是我的稀世珍宝，我要尽我的全力让她得到最好的教育，给她最好的生活，让她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地成长。”玛尼明阿图说这话的时候，严肃中带有些许的伤感。

图鲁和克舍见此情景，不解地互相对望了一眼。图鲁为了缓解气氛，赶紧说道：“大哥这样疼爱妻女，搅得我的家都不得安宁了。”

玛尼明阿图不解地问道：“这话怎么说？”

图鲁说：“乌力罕总以你为榜样，对我是这也不满意那也看不惯的，整天像只乌鸦一样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克舍坏笑道：“那你就再娶一个老婆，让她们去互相叫着。”

图鲁也笑道：“饶了我吧，你们还不了解乌力罕吗？如果再娶一个老婆，她会要了我的命的。”

克舍哈哈大笑着说：“原来智勇超群的图鲁是一个怕老婆的人啊？”

玛尼明阿图和克舍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图鲁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玛尼明阿图收起笑容又接着说道：“乌讷楚现在还让我这样抱着她，等她再长大些就不会让我继续这样抱她了，所以我现在要好好珍惜眼前可以抓住的幸福。”

克舍说：“是啊，小鹰总有翅膀长硬独自翱翔天空的那一天，女儿长大终究是要嫁人远离父母的。”

克舍提到小鹰，又让玛尼明阿图想起了梦境中的那只苍鹰，他抬头望向天空，眼中闪过一丝悠悠的目光，似乎在畅想着什么，又似乎在担忧着什么。

克舍问图鲁：“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

玛尼明阿图回答道：“你说得没错，女儿长大了终究是要嫁人的，可在我们这样的家族中，女儿的命运是无法揣测的。乌讷楚如果能顺顺利利地长大嫁人，哪怕是嫁给一个普通人，我也就放心了。可如今，你们也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瓦剌已经四分五裂，人心不齐，而孛儿只斤家族（即成吉思汗家族）已经灭了兀良哈，势力日益强大，他们不会坐视我们强大起来，南朝（即明朝）一直没有放弃消灭蒙古的意图，战争随时有可能爆发。我们厌倦战争，退居到这个地方只想过平静祥和的生活，可是现实能允许我们这样多久？”

玛尼明阿图一脸的忧郁和无奈，他接着说道：“百余年来，我们瓦剌和孛儿只斤家族为了称霸草原杀戮不断。当年，从绰罗斯部的首领猛哥帖木儿开始，他们几代人对孛儿只斤家族采取斩尽杀绝的办法。灭族的仇恨，使孛儿只斤家族将我们瓦剌视为肘腋之患。如果继续战争，瓦剌的现状——战，有可能会让瓦剌各部遭遇灭顶之灾；和，只能采用联姻的方式。如果将来乌讷楚不能按照她自己的意愿生活，万一被迫联姻，这不是毁了她一生的幸福吗？一想到这儿，我就不希望女儿来到这个家，倒不如生个儿子。”

玛尼明阿图不敢再想下去，他用手搓搓乌讷楚的头，又吻一吻乌讷楚的头发，长长地叹口气。

图鲁受玛尼明阿图的影响，也有些许的伤感，不由叹息道：“唉，谁说不是呢，在我们蒙古，尤其是贵族家庭的女孩，别看出身高贵，可是长生天给她们安排的命运，有时还真不如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呢。”

克舍安慰玛尼明阿图道：“大哥也不用这样担心，让长生天来安排吧，她会保佑她的子民的。”

玛尼明阿图苦笑道：“是啊，长生天早已为每一个人安排好了他们的命

运,我现在能做到的,就是乌讷楚在我身边一天,我就要把我全部的爱都给她。”

玛尼明阿图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亲自教乌讷楚读书识字,给她讲蒙古族的历史故事、传说,而乌讷楚此时总是非常安静和专注。她对一切都充满好奇,无数个为什么似乎总盘旋在她的脑海,需要玛尼明阿图一一解答。看到女儿如此好学,玛尼明阿图对乌讷楚提出的为什么总是耐心地予以解释。

光阴如梭,乌讷楚像父亲期待的那样,出落成一个漂亮聪明的女孩,但她并没有像玛尼明阿图期待的那样成为一个温柔的小姑娘。她像一只自由自在的小羔羊,和哥哥这些男孩子们一起在草原上尽情地奔跑、嬉闹,经常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地回来。每当这时,吉格肯就会严厉地训斥她,甚至会施予小小的惩罚。但吉格肯的训斥和惩罚一过,她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依旧跟随在哥哥们的身后。

她尤其喜欢看哥哥及赛因这些年长的孩子们在一起玩摔跤、射箭、骑马的游戏。有时,她不甘心只在一边拍手叫好,就学着父亲的模样对这些男孩子们指手画脚,指挥他们。奥巴岱嫌她碍事,总不耐烦地对她说:“去去去,这些游戏你玩不了,和苏丽雅找那些女孩子们玩嘎拉哈去吧。”

嘎拉哈是用牛羊的腿踝骨做成的,掷嘎拉哈是蒙古族女孩子们喜爱的一种游戏。嘎拉哈可多可少,四个就可以成局,玩耍的人多寡随意,一般分成两伙进行团体角逐。玩耍的时候,先把若干嘎拉哈撒在平坦处,然后捡起一个抛起,在其降落前把地上的嘎拉哈尽可能多地抓在手里,再接住抛起的那一个嘎拉哈,最后按手里抓起的嘎拉哈的个数记分,以积分高者为胜,但如果抓不住抛起的那一个嘎拉哈,就算失败。

乌讷楚对嘎拉哈这种女孩子玩的游戏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她对骑马、射箭倒是情有独钟,总想跃跃欲试,可是奥巴岱哥哥总不让她参与。

这天,奥巴岱、呼鲁格齐、赛因带着他们的随从齐格奇、楚鲁、桑木及其他那可儿(伙伴的意思)一起摔跤,乌讷楚与苏丽雅也来凑热闹。奥巴岱认为乌讷楚这是在添乱,为了摆脱她的纠缠,他对齐格奇和楚鲁耳语了半天,然后让齐格奇教乌讷楚如何摔跤,乌讷楚欣喜若狂。

齐格奇煞有介事地向乌讷楚介绍了摔跤的一些要领,几次以示范为借口将乌讷楚摔倒在地。乌讷楚一次又一次倔强地从地上爬起来,说:“再来!”

奥巴岱坏笑着说:“齐格奇比你年龄大很多,你是摔不过他的,让楚鲁和你试一试吧。”